

一壶老酒中国年

乔忠延



大年是一壶中国老酒。在我眼里这壶老酒老得很,老过了轩辕氏逐鹿中原一统天下,老过了神农氏尝百草开启农耕,老过了燧人氏钻木取火,老过了伏羲氏结网捕鱼,老过了夸父追日,老过了精卫填海,如果真要追溯这壶老酒何时开始酿造,应锁定在女娲抟土造人的日子。

那是酿造的初始,却不见一应酿造的工具。其实,酿造大年这一壶老酒,本来就不需要器具。不需要煮料用的陶鼎,不需要发酵用的大口尊,也不需要滤酒用的漏缸。需要的是先祖狩猎、耕种尘埃落定后留下的结晶,需要的是先祖做饭、取暖的烟火消散后留下的酒。

水?对。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、思想精髓包含着上善若水的水。这水,至柔至纯,处低处下,不舍昼夜,融汇百川,博大成海。自然,我这里所说的水,不是平常的水,是能够激情澎湃的水,是能够大浪滔天的水。这水只要划一根火柴丢进去,立即升腾起熊熊烈焰。这是能够饮用的水,又是能够燃烧的水——酒!

一壶中国老酒!如果我们把这壶老酒的酿造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,那么,考古学家从无数个甲骨文字中鉴别出“年”字,应该算作一道分水岭。之前是集取备料阶段,之后则是醇化过滤阶段。“年”字,在甲骨文里是一个背着粟谷的模样,象征着收获,象征着数百日辛勤耕耘的禾苗,终于成熟为可以食用的粟谷。在龟甲上刻写任何一个字似乎都不是难事,惟有这个“年”字凸显出来真不容易,经历了数千年,甚至上万年。即使从神农氏尝百草,到帝尧钦定历法,把农业播种的节气推测出来也过了上百年。历法的钦定,使日月轮回开始有序可循,使“年”的雏形脱颖而出。那时的年被叫做载。每载收获后都有庆典,只是那庆典以祭祀天地的面目出现。听听《伊祁蜡辞》那“土反其宅,水归其壑,昆虫毋作,草木归其泽”的祈祷,就会明白这应该是先祖不称为年的年。

甲骨文里虽然赫然刻画出了“年”字,但是在岁月的长河里找到自己的固定席位还需要不短的时光。直到西汉,汉武帝才根据司马迁刷新的《太阳历》,把年供奉在一元复始的端点,尊称元旦。如果我们将这个端点视为一个酒具,那只能是发酵用的大口尊和过滤用的大漏缸。从此,日渐发酵,反复过滤,不断升华,终至成为一壶美味无穷、魅力无限的老酒。

大年这壶老酒有祛病健身之功效。世俗凡人谁能完美,谁无情性?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。情性人人有,有人能自控,有人难自控。勤劳节俭,道理不深,可就是有人难以践行。这就需要有人监视,有人督促。即使监视督促,谁能保证这懒字不会如影随形,不弃不离?难啊,这似乎是个疑难杂症。不难,一饮大年这壶老酒马上化解病症。化解病症的是高居于碗阁的灶神,他每日每时虎视眈眈地盯着家人的一举一动。哪家若是好

我是云南人,家乡人把云南松树上绿油油的松针叫做松毛。

在滇中楚雄,松毛是彝家人心中的图腾。逢年过节,彝家人总少不了用青松毛来装点节日的气氛,打扮万古长青的生活。

彝家人过年,垫青松毛必不可少。每年进入腊月,家家忙着杀年猪、酿米酒、春糍粑、做豆腐、粉墙刷门、买门神对联、购置年货,过年的味道就随之蔓延开来。

翻过腊月二十头,离过年的日子越来越近,采青松毛的任务就落到了我们放假回家的娃娃身上。我们相互邀约,三五成群,穿上羊皮袄,背着一大一小两只竹篮,“叽叽喳喳”踏上了崎岖的山路。到了山上,我们如一群觅食的羊,选择的是那些低矮蓬松抬手可采的“爬地松”,各自寻找着自己的目标,拽下松枝,拔猪鬃似的一把捏紧,倒立使劲,“嚓”的一声,青幽幽的松毛到手,一边采,一边往身后的篮子里扔。在不知不觉的说笑声中,在你追我赶的采松毛“嚓——嚓”声中,背上的竹篮开始沉重起来,头皮发麻,不得不下下靠在树脚,用另外那只小竹篮继续采,一趟又一趟来回倒在未装满的大竹篮里。一会儿工夫,松毛采满,仍不甘心,还要用脚踩实。然后再把小竹篮采满,倒立过来,

用绳索筐口对筐口拴稳,上好“刹头”,背着幽香的松毛,唾着香甜的“松毛蜜”,满载而归。

转眼到了大年三十,家家堂屋里都撒上了一层厚厚的青松毛,松毛上面摆上饭菜,就成了彝家的“松毛席”。在辞旧迎新的爆竹声中,忙碌奔波归巢的一家人,团团圆圆坐在软软的松毛上,开始吃年夜饭,欢欢喜喜过年了。

顿时,浆白的墙,刷红的门窗,贴好的对联,燃响的爆竹,喷香的饭菜,再加上青松毛散发出的清幽香味,年的气息就变得特别浓。彝家汉子的酒喝了一碗又一碗,彝家女人忙忙后,把凉了的菜热了一遍又一遍,侃不完的白话,喝不够的酒,还要放开嗓门猜拳。娃娃们也自有乐趣,摔跤、立跟斗、骑大马、扭松毛虫、编松毛螃蟹,各寻其乐。大人孩子,老幼妇孺都默守“大年三十不骂人,不说不吉利话”的风俗,自由自在地玩耍,一直到院里的篝火燃起来,开心的左脚歌舞跳起来,人们才离开“松毛席”,打歌跳舞,欢度春节。

彝家的年过得很长,你来我往走亲戚,一直要延续到正月十五。青松毛也一直垫到正月十五,干了再反复去山上采回家,一层一层地铺上,每天吃饭时都必须撒青松毛,松毛就是最好的饭桌,最好的草墩。若遇正月间亲戚来得

松毛上的图腾

虎三



多,晚上睡觉时床铺不够用,在松毛上铺开草席、棉毯、床单,就成了临时软乎乎的“松毛铺”。正月十六那天,家家都会点燃香火,连同撕下的封门纸一起,把堂屋里的青松毛打扫干净,送出门,晒干后用来自垫畜厩,或是用来引火

做饭,或是用来烧要播种的洋芋地、苗床地,开始料理来年的春耕生产。

青松毛也是彝家人结婚办喜事必不可少的“绿地毯”。不论是谁家,只要有男婚女嫁的喜事,家家都要上山采些青松毛,撒在大门口,撒在院子里,仿佛

顺义是我的第二故乡,尹家府公社谢辛庄大队是我下乡插队的地方。当知青的时候,就感觉到这片沃土有着文学的滋养——那时,作家浩然常在这里行走,播撒文学的种子;县文化馆还办有一本文学刊物《无名花》。我在干农活时,有时脑海里蹦出诗句,比如国庆之夜“我开着拖拉机耕地/仿佛是从天安门走过”之类的,就装进信封投给编辑。后来,我的作品登上了《无名花》,东城区的《红芽》也发表了我的小说《在密林成材的地方》,署名是“插队知识青年李培禹”。刊物“无名”,我的名字却被《北京日报》注意到了。很快,我被抽调到县里参加“通讯员学习班”。班里来自高丽营乡的小高(她后来成为北大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)、还有焦庄户的小胡、小店的张金发,还有南彩的小齐等。一个月后,学习班结束,我们几个依依不舍,到县照相馆拍了张合影。然而却没有让我回谢辛庄去,县委宣传部的穆仲高老师说,你留在宣传部写稿子吧。就这样,我骑着宣传部的旧自行车,当起了新闻报道通讯员,一干就是10个多月。可以无愧地说,无论河东西东,顺义的所有乡镇我都到过。如果能翻看到1975年的《北京日报》,署名“顺义县通讯员学习班”的新闻、通讯,大都是出自我的笔下,因为那个“学习班”只有我一个人。所以,我对潮白河畔那片土地始终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乡情。

前不久,接到《顺义文艺》主编胡广星电话,看到刊物装帧精美,大方大气,办得很好。离开谢辛庄已经40多年了,我曾经是那里的一个知青、一个社员,一个每天挣6个工分的二等劳力(一等挣8分)。我怀念那里的一山一水,一草一木,常想起待我像亲人一样的那些大爷、大妈……特别是步入中老年后,曾经一起下乡插队的高中同学聚会渐渐多了、密了,我们的心时常飞向那儿——我的“第二故乡”,那个盘山下小小的村庄。

谢辛庄虽小,我却觉得它那般广阔。我清楚地记得下乡第一天,老队长带我们去认地边儿,老人说,我们记。陈家坟、条稻子、郭柳坝……你想想当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吗?那么你就听老队长讲吧,他会滔滔不绝地给你讲上3天!谢辛庄只有100多户人家,但家家都是那样欢迎你,年纪大的老人叫你“孩子”,小娃娃们像统一了口径似的对你嚷:“大学生!”记得端午节那天,我们十几个男女知青都被老乡们拉去吃粽子,剩下了空荡荡的知青大院和一地月光……

大队的广播喇叭像是专门为我们安的,方向正对着知青大院。每天天不亮,京东大鼓便唱了起来:“火红的太阳刚出山呀,朝霞染红了半边天。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,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哇……”女生喝完棒渣粥,男知青们才懒洋洋地起来,也不洗脸,端着饭碗到队长派活的村口去吃,活像一群讨饭的。只要嘴一闲着,我们就学着喇叭里的大鼓调唱,还恶作剧地把词改了:“现如今,队

长儿子把大学念,他骑着大马走在前啊——啊——哇——!”

队长派我去修渠打埂,由一个叫茂财的社员带我。茂财,茂财,多多发财的意思呗!看看他干的活儿,我气坏了:他竟把我挖的渠又填平了。因为是初次见面,我压着火问他:“为什么?”他用铁锹向东指指,我一看才知道,我挖的渠没有和大渠接上口。我的脸“刷”地红了。

我提议分开干,我打埂,他挖渠,他点点头,算是同意了。我跟他后边,他挖一段渠,我就往两边培土,用铁锹拍打结实。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,我累得有点喘不过气来。茂财也遇到了难挖的一段,只见他“咕呱”往心里吐了两口唾沫用脚吃力地蹬铁锹,一下一下地挖

着,挖着,汗珠滴下来,渗到土里。我也学着吐了口唾沫,可是不灵,实在添不了多少

队长派我去修渠打埂,由一个叫茂财的社员带我。茂财,茂财,多多发财的意思呗!看看他干的活儿,我气坏了:他竟把我挖的渠又填平了。因为是初次见面,我压着火问他:“为什么?”他用铁锹向东指指,我一看才知道,我挖的渠没有和大渠接上口。我的脸“刷”地红了。

我提议分开干,我打埂,他挖渠,他点点头,算是同意了。我跟他后边,他挖一段渠,我就往两边培土,用铁锹拍打结实。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,我累得有点喘不过气来。茂财也遇到了难挖的一段,只见他“咕呱”往心里吐了两口唾沫用脚吃力地蹬铁锹,一下一下地挖

着,挖着,汗珠滴下来,渗到土里。我也学着吐了口唾沫,可是不灵,实在添不了多少

队长派我去修渠打埂,由一个叫茂财的社员带我。茂财,茂财,多多发财的意思呗!看看他干的活儿,我气坏了:他竟把我挖的渠又填平了。因为是初次见面,我压着火问他:“为什么?”他用铁锹向东指指,我一看才知道,我挖的渠没有和大渠接上口。我的脸“刷”地红了。

我提议分开干,我打埂,他挖渠,他点点头,算是同意了。我跟他后边,他挖一段渠,我就往两边培土,用铁锹拍打结实。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,我累得有点喘不过气来。茂财也遇到了难挖的一段,只见他“咕呱”往心里吐了两口唾沫用脚吃力地蹬铁锹,一下一下地挖

着,挖着,汗珠滴下来,渗到土里。我也学着吐了口唾沫,可是不灵,实在添不了多少

队长派我去修渠打埂,由一个叫茂财的社员带我。茂财,茂财,多多发财的意思呗!看看他干的活儿,我气坏了:他竟把我挖的渠又填平了。因为是初次见面,我压着火问他:“为什么?”他用铁锹向东指指,我一看才知道,我挖的渠没有和大渠接上口。我的脸“刷”地红了。

我提议分开干,我打埂,他挖渠,他点点头,算是同意了。我跟他后边,他挖一段渠,我就往两边培土,用铁锹拍打结实。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,我累得有点喘不过气来。茂财也遇到了难挖的一段,只见他“咕呱”往心里吐了两口唾沫用脚吃力地蹬铁锹,一下一下地挖

然而,茂财竟是一个富农!当然,实际上是他的爷爷是富农,但当年在人们眼里,富农的孙子就是富农。

那是我们在农村度过的第一个冬天。大雪整整下了一夜,第二天清晨,漫天皆白,除了几缕炊烟,全村死寂死寂的。按照规定,下大雪是不出工的。大概是我从小就喜欢雪花,又加上那一阵正迷着写诗,一股诗情促使我很早就起来了,走出知青院一看,呵,这银色的世界多美啊!几只觅食的麻雀啾啾叫着,飞落到白杨树上,抖落下一片白蒙蒙的雪屑,偶尔从饲养棚里传来一阵牲口的叫声。我忍不住弯腰捧起一把雪,忽然发现村里的雪已经有人扫过了,大队前的场院、井台上,扫得干干净净。向四周望去,远远地看见一个人正在挥着大扫帚扫雪。走近

了才看清,正是茂财,他的耳朵已经冻得通红了,他看了我一眼,又低头扫他的雪。我挖苦道:“嗨,贫下中农真是俺的好老师呀!”他突然停住了,转过身来,奇怪地看着我。我说:“我帮你扫吧。”不想他慌了,结结巴巴地说:“那还——了——了——得?我是富农哇!扫雪是大队规定的。”我的诗兴不知跑到哪儿去了,快快地回到屋里。天真冷,大概火炉又灭了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。为什么老了会越发怀念那个地方?至今还能记得那一张张生动的面孔。我们又见到茂财时,他已做了爷爷,在村里安享晚年。我给他带去几盒中华烟,他说早不抽烟了。见我失望的样子,他还是接了过去,竟说了一句:“抽——袋烟哇!”大家都笑了。我,笑中带泪。

鼠年春节就要到了,又是一个落雪的日子,我多想对那个已步入小康的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庄道一声:谢辛庄,你好!我的乡亲们,春节快乐!

心向第二故乡

李培禹



鼠年春节就要到了,又是一个落雪的日子,我多想对那个已步入小康的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庄道一声:谢辛庄,你好!我的乡亲们,春节快乐!



Connections#3(装置艺术,2006) 【挪威】Rune Guneriusson 作

是今天城市人举办婚礼搭“T台秀”一样。新娘妇娶进门,红红绿绿的队伍,在两个高举着火把的金童玉女引领下,沿着绿茵茵的松毛,伴随着悠扬的唢呐和“噼里啪啦”的爆竹声,迎进院子,迎进松毛铺的“绿地毯”上摆开宴席,行云流水般一巡一巡地招待客人。即便现在条件好了,不缺桌子、凳子,同样也少不了要在院子里撒青松毛。尤其是晚宴之后,主人家就会在院心烧起篝火,让前来的亲戚朋友跳“左脚舞”。顿时,淙淙的琴弦弹起来,清脆的二胡拉起来,高亢的调子吼起来,圆舞的舞圈转起来,通宵达旦在松毛上踏歌起舞,直到“阿哥跳烂千层底,阿妹跳烂绣花鞋,跳起黄灰做得药,鸡叫三遍再离开”。

彝家人不论是给满月的孩子办“祝米酒”,还是给老人拜高寿,或是建盖新房子入宅、杀年猪,只要有喜庆的日子,都少不了要垫青松毛,用“松毛席”招待客人。甚至就连办丧事,也要用青松毛铺在死者的棺材旁,让亲人跪在松毛上哭诉,悼念亲人。每年清明节上坟也如此,都要在逝者的坟前撒上一层青松毛,献上茶酒内,叩拜九泉之下的先辈,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清清爽爽。

彝家人为什么对青松毛情有独